

商海弄潮

西安一座城池的风华

唐弋云(四川)

“风舞槐花落御沟”，素绢裁就的花瓣在风中纷纷飘落，碎琼乱玉的槐花用春色倾倒一座城池的风华只留娓娓余音。时节的交替正以缓慢而坚定的步伐进行。

不知是古时多种槐树，还是现在因地制宜，西安满城刺槐绿意葱茏，不经意间便使这古老的城多了些活力。巨大的树冠撑起华盖，投下跃动光斑的阴凉。绿云连绵起伏，围绕着古老的城墙，宛如山腰间萦绕不散的云。也许就是因为这槐荫绿云，西安并不是我所猜想的那般古旧，但从车窗掠过城墙的影子又分明加深了古城的印象。

车从城门下穿过，像是穿过一个隧道口，这份坦然让人不由泛起点点羡慕。其他地区的城墙大多只余下残躯，都被供奉在景区内。而在西安，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会有不息的车流和散步的行人，特殊的也只是有石碑撰文以记，与市民很近很近，可抚摸墙砖斑驳如岁月纹理。

城门有四，东南西北，长乐、永宁、安定、安远；每座城墙三重，闸楼、箭楼、正楼。我并非建筑专家，分不清也道不明结构的妙处，只观其重檐斗拱，檐角如飞，古韵入髓，庄重巍峨。在保存完好的同时，它又掺杂了几分现代气息，能望见垛墙旁的仿古路灯，霓虹灯也勾勒着雉堞的轮廓。暖色的灯光会在夜晚亮起，连缀出盛世未央的繁华。从隋唐到明清又至今，城墙不知被修缮了多少次，每次又有多少被改变，可它也许并不在意。看过繁盛荣华，也见过荒芜冷寂。它破损、修复，它变化、永恒，似乎对立而又融洽，经受时间的磨砺之后，不变的是那种守护一座城池的大气沉稳。

长安是华夏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历史上，曾经有周、秦、汉、隋、唐等在内的十三个朝代建都于此。它不仅位居华夏四大古都之首，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并且还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它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时间长达一千多年，是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历史名城的华夏城市，被誉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这座号称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围出了长方形，正合长安坊市“百千家似围棋盘，十二街如种菜畦”的齐整。

城墙内的是古城区，而钟鼓楼就位于它的中心。东南西北四大街交汇处有一个环岛，这里是交通动脉的心脏，也有自古时起就是一座城市标志的建筑。“红尘白日长安路，马足车轮不暂闲。”西安地图以此为始，向四面八方辐射。同样是号称“中国现存形制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座钟楼，比起古城墙的古朴淡然，钟楼多了明媚繁华。基座近

正方，有重楼三层檐，四角攒顶使它看起来精巧别致，窗棂上有花鸟风景、传说典故，彩绘精致，丹朱欲滴，恨不得捧作掌心宝。而与之相望的鼓楼，虽形近却更大气，蓝底金字的匾额上“声闻于天”清晰可见，让人联想到传说中声可震天的“夔鼓”。晨钟暮鼓，昔日苍劲浑厚的声音已经湮没，随着古人沉眠，今人也不再需要钟鼓报时。

时间的波浪拍打过它的飞檐斗拱、青砖红柱，接着向后方流逝。丹朱重彩，褪色了又补上更鲜亮的；青瓦灰砖，破碎了又换上更坚固的。千年的时光足以让它再无最初的一砖一瓦，这是在岁月里渐渐逝去还是重生？

钟鼓楼边的回民街里，有各色美食和“宝贝”。在小贩兜售的各种“宝贝”中，最有趣的又是四种仿古瓷器：凤鸣壶，凤首为口，倒酒声似凤凰长鸣；良心壶，寿星造型，可同时容纳两种酒；公道杯，杯心立龙，注水过满则会漏尽，过犹不及不可贪心；倒装壶，化身兽口，壶底注酒，正置后一滴不洒。仿制古物若为欺人便是犯罪，但若为赏玩之物，便意趣盎然。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传承。

昔日宫廷侯门之中珍藏的奇玩珍宝，而今换了一种方式走入千家万户。昔日的宫殿楼阁，而今却只余遗址供人凭悼。

往昔恢宏壮丽的大明宫而今只是一个遗址公园，仅有复原的地基和模型。我注意到了地砖，有精致的葵花纹，应该是特意仿唐的。回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唐帝国，走在葵花花样的地砖上，步步生花，想象盛唐风流，贤臣良将也如我这般潇洒走过，眼前恍惚看到金龟貂裘、蟒袍玉带、香薰纱幔、御苑仙葩，一眨眼，幻影散去，依旧是地基与断墙组成的单调图景。或许在大唐帝国崩溃的那一天，乱兵会击碎曾经被无数宫人小心擦拭的大殿门窗，那些涂抹朱漆装饰金银箔的珍稀木料会被堆在路旁然后当作柴火烧掉。

太液池酝酿着一池幽梦，池中蓬莱岛惹人遐思。可待亲眼看到，真的很失望——尚且比不上普通公园中的景观。望仙阁应该是仙气飘飘欲凌云乘风的，但我眼前只有被砖土围起来的一方土丘，若此处有碑文，谁能从小土丘上望见仙人呢？

失望，眼前纵有复原模型，远比不上心头勾勒出的想象，连阳光也太刺眼。忽然发现前方草地上有一尊雕塑，一座宫殿的骨骼残缺，却隐约可见往昔峥嵘。想那些被诗歌咏了无数次的宫室楼台，与漂泊无定的蒲公英一起失散在洪流中，乃至连残躯也不得保留，最后不过是记忆的碎片，展馆里残破的画卷。这里曾经有过繁盛荣华，处处都留下

过无数人生活的痕迹。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唐时的华清宫与它的女主人一起死在了安史之乱。后来人建了新宫，在骊山脚下，有那温泉，便还是叫华清宫吧。那个被传唱千古的缠绵爱情故事强行为之它害了魂。天下着小雨，淅淅沥沥，打湿梨树，可梨花早已落尽，帝妃二人的身影也已消失，梨园中还有谁在唱“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此生只为人去，道他君王情也痴……”

在历史景点，我最喜欢仔细观察的便是那些记载着无数故事和历史的碑文。其中的分量，大概也只有驮石碑的神兽赑屃才能承担吧。依山而建的夕佳楼为华清宫中一景，楼下有碑，上云：“夕佳楼依山而踞，秀出温汤，雅致邠园，始建清末，毁于民初，累年不存……聚能工精心营造，历时百天，复建于原址……”这是复生，还是传承？

我想起了曾经游览过的故宫。与历史上只余下遗迹的皇宫相比，占据了时间优势的故宫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它保全了自己的形体。但是当我走进故宫的时候却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不是比不上现代工艺的花样繁多，抑或是维护不力，更不是游客的原因。单纯只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实在无法感受到那个王朝的威严。人们只会感慨，“这房子看起来也就是好看了些，说不定住着还没自家那个‘窝’舒服呢！唉，古代帝王的日子也不过如此”。就像我们面对其他古迹时难以深入体会到它的魅力，隔绝我们与它们的时间。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落幕，那种淡淡的悲凉宣告它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格格不入。

事实上，游览一处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迹是一个系统的工作。这并不只是随便冲过去看看就行，需要提前了解那里的历史人文故事。所要见到的不能只是表层的山川河流或亭台楼阁，见证历史与人文的光辉才是真正的乐趣，否则看灵渠只是小河，看都江堰只是河流岔口，看敦煌只是灰暗的画作……只有了解历史听懂时光，才能明白其中的美和能够触及灵魂的力量。

我看见，古老的存在正在重生、传承或逝去，变化如同命运般巍峨降临又悄无声息。所谓完好如初，又怎可能毫无改变呢？若是无涅槃之力，不随时而迁，又怎能熬到今天？

西安，是否因为变化，才得以传承延续？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他的书中写道：沧海桑田，世上本没有不变的东西，看起来很古老的，其实每一处都要实时更新，否则又怎么熬得到今天？

不论中外，不论古今，不论何事何物，想要继续下去，那么请不要停止实时更新的步伐。

锦里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85 期

让书香和花香在这个春天弥漫

何民(四川)

正在家中看书，手机一声铃响，罗老师发来信息，说省作协正在举办全省文学扶贫“万千百十”图书捐赠活动，问我参加不。这个活动我前几天就知道了，这微信来得是时候，一下触动了我心中早已萌动的想法。

将目光从书本上移到窗外，窗外已是春天了。

今年的春天有点特殊，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为了抗击疫情，学校全部停课，所有学生和全国绝大多数人一样都宅在家中。我一个退休职工确实能力有限，但捐赠几本书给那些偏远地区的孩子，我可以啊。我当即答应了罗老师。我自己的存书不多了，当即从网上购买了一部分，一样几本交给罗老师带到省作协，一部分赠给都江堰市图书馆，一部分寄给贵州山区的孩子，一部分送给亲朋好友。

给宅在家中的孩子们送几本书，让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春天有花香和书香相伴，也许是我在这个春天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春节前新书《山水之间一座城》出版了，然后便陆续送了一些给亲朋好友。二月二十四日，富祥兄微信问我：谢谢你的书，让我在疫情防控期间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随后电话中他告诉我，他是把我送给他的书从头至尾看完了。富祥兄平时是个忙人，能细细地看完一本书真不容易。后来又陆续收到几个朋友和同学的微信，意思和富祥的差不多。感同身受，我完全相信，在这段宅家的日子里，许多平时因为忙工作忙生活，而失去许

多看书机会的人，这次宅家的日子是过足了书瘾。因为疫情，这个春天我也几乎都是宅在家中度过的，陪伴我的是一杯茶，几本书。书让我在这个春天滋润了一段少有的特殊时光。

两个月的时光，翻看了一百多本书，有十多本书是从头至尾看完了的，特别是我们都江堰市作家朋友的书，如《道源仙踪》《灵岩山传》《藏地女人书》《〈老子〉教你走正道》《古书里的成都》等，从三九寒冬一直看到春暖花开。书柜中有许多朋友赠送的书籍，多年未翻动的，这次也乘机翻了身。

有书相伴，日子过得也很快，不觉已是春天了。推开窗户，颐湖已是浓浓的春色，湖岸的柳树垂下柳丝，轻拂着湖水，湖畔已是一片姹紫嫣红，桃花红，李花白，樱花粉，远处农田中的油菜花更是一片金黄。春风吹过，一阵阵花香。

都江堰市到三月初，景区有条件地开放了，三三两两的游人按捺不住早已置身于花海之中，虽然大家都戴着口罩，但还是看得到口罩后面的喜悦和激动。

宅久了，难免有些郁闷，非常渴望到大自然中去做一次深呼吸。

又是一个难得的晴好天气，拿上一本朋友刚快递来的新书，在湖边柳树下的露天茶座泡上一杯茶，独自一人慢慢地享受这春天的阳光。柔和的阳光透过柳丝洒在身上，一阵一阵的花香袭来，溶进新书的油墨清香之中，沁人心脾。

这个春天有点特殊，但有书相伴，我觉得花儿特别地香。

日子活色生香

李雁(湖北)

我对吃的一向不看重，甚至可以说马虎，能怎么对付就怎么对付。而我家先生偏偏是个爱好厨艺的人，不做就不做，要做就一定得追求色香味，这恰恰弥补了我的潦草。我在享受食来张口时，心里也在偷偷地乐。

去年下半年，在先生的提议下，我的早餐不再是在食堂打碗面条，或是拎上两个馒头，坐在办公室囫囵吞枣地解决，而是刚起床梳洗完后，餐桌上就摆了一溜食品。鸡蛋是必须有的，有时是煮的，有时是蒸的，有时是油煎荷包蛋，有时是水煮荷包蛋。凡是能想到的，先生都会试试。除了鸡蛋，还有牛奶或是银耳汤，偶尔也会煮点稀饭。主食的品种就多了，有面条、团子、饺子、馒头、手抓饼等等。不同的食物，先生会用不同的器皿。面条多用碗，团子和饺子便用中号碟子，装鸡蛋的碟更小，是骨髓。虽说餐具不精致，但一早从混沌的睡眠中醒来，看到一溜碗碟杯整齐地摆放在餐桌上，便神清气爽了，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人一旦爱上某事，便会不自觉地想着去提升自己。我家先生也是，他从家常的烹饪层面上升到网络学习，每见他对着手机烹饪视频兴致盎然，我就知道有新品种要问世了。这个时刻，我从不打扰他，躲到房间听课写字，让他独自对着手机一个人在厨房琢磨。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比如盐焗花生太咸，油炸花生过老。我品尝时，会先肯定，然后轻描淡写地带一句——好像咸了点。若不足说得太多，很可能以后就没了吃的了，因为大厨会生气的。

面条的做法有多种，前段日子先生做热干面的时候多。一根根滚圆的面条被芝麻酱、香油、醋、酱油、豆瓣酱等调得香浓扑鼻。打开卧室门，便知道今早吃的是热干面。

近些日子，摆在餐桌上的面换成了阳春面。与热干面不同，面条扁平状，它

们像被梳理过似的，齐整地浸在清凌凌的面汤里，一个白嫩嫩的水煮荷包蛋卧在里面，翠绿的葱花细细地撒在面条上，青白二色搭配得自然和谐。根根面条两侧晶莹剔透，中间瓷白，软硬恰到好处，劲道不软榻。虽说油是特意用肥肉炼就的猪油，却不油腻，清清爽爽、面、汤泾渭分明，不由得想起常被人们形容的女孩子发型——清汤挂面。有着这样发型的女孩子浑身透着清纯、洁净的气质，与阳春面散发的竟是同一气息。

面汤中的荷包蛋也煮得火候极好，蛋黄熟而不凝，被白嫩的蛋白包裹，一口咬下去，蛋黄流淌出来，如喝汤汁般吮吸进去，味蕾、精神均得到极大的满足。

日本作家栗良平的《一碗阳春面》里，阳春面有哪些调料，有些什么工序，均不得而知。但凡读过此文的，不会忘记北海亭面馆，以及面馆的老板和老板娘。北海亭的阳春面，母子三人在大年夜里共吃一碗，那场景活色生香，以致当我的早餐中出现了阳春面时，我又找来二十多年前读过的这篇文章重新来读，没想到仍是泪湿眼眶。

有读者说，少年不知文中意，而今已是文中人。几十年的光阴荏苒，北海亭的阳春面余味悠长，激励着无数的“文中人”。

我的阳春面没这么多故事，它是普普通通的一碗面条，是春天里的一缕阳光，在我每天睁开眼的清晨，柔和地拥簇着我。

我家先生虽说一般只在家做早餐，偶尔做顿饭，但他都认真对待。从菜市场挑选新鲜蔬菜、鱼肉、佐料等，便一头扎进厨房，开始了他的锅碗瓢盆进行曲。一个时辰后，就听得他喊，吃饭啦！我立马放下手中的事，应声：来啦！

想享受食来张口的生活，就得一切听大厨的，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与经验。

我因享受这种生活而偷偷地乐呵，先生也许是知道的，只是装作不知道吧。



家园

黄伦斌(四川)摄

背上的父亲轻飘飘

濮建学(四川)

冬日暖阳，我回老家看望父母。母亲说：儿子，趁今天有太阳，烧点热水，把你老爸的身子洗一洗。我说：难得烧，干脆走元通场的楼上去洗，天坝头风大，稍不注意就感冒了。父亲肺部有毛病，呼吸困难，行走不便，最怕受凉。“我爬不动楼，不去。”他拒绝。“楼上方便，有空调有暖灯，爬不动我背您！”他拗不过我，只好同意。

我扶他上车，母亲不放心，也跟着。到了楼下，我蹲下身，背起父亲，我用两手箍住他的臀部，他用两手抱住我的脖子，一步一步背上楼。捏惯粉笔的手托住父亲居然不感到吃力，父亲确实是衰弱多了。

待浴室的温度起来后，我牵着他，换上拖鞋，缓缓踱进浴室。他穿得很厚，我一件一件脱下来，每脱一件都特别费力，他气息不足但竭力配合，我开玩笑：老爸，您咋穿这么多哦？他回答：冷得很，穿少了，扛不住，不像你们年轻人。我年轻吗？哦，在他老人家面前肯定年轻。“老爸，您靠住面盆，站稳了，不要动，我马上给您洗。”

这时，我才近距离看到他的身子，太瘦弱了，真的是瘦骨嶙峋，皮包骨头，简直弱不禁风，脸是浮肿的，和身子极不相称，眼睛格外的小，松弛的皮肤上布满斑斑驳驳的疤痕，这几年，随着年事增高，加上肺气肿的折磨，整个人的身体都缩了一截，本来就不高，显得更矮小了。我心疼又心酸，却无可奈何，这是当年走丹东闯峡秀的父亲吗？这是当初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的父亲吗？我定了定神，拭干眼泪，开始了我的“操作”。

先洗头，再擦身，最后泡脚。父亲的头发花白且稀疏，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赶紧用电吹风吹干，迅速戴上帽子；擦身子时，不敢太用力，害怕弄破疤痕，他身上是水，我身上

是汗，一件一件穿好后，我感觉好累哦，比做农活还累。

我扶他坐在凳子上，端来洗脚水，开始水温高，我用热帕子包住他的双脚，然后将双脚轻轻地放进脚盆里，一动不动，慢慢地泡着，泡的时间差不多了，我用双手来回反复地搓，轻声细语地和他聊天。

收拾停当后，他要求我赶紧把他送回老屋去，那里各方面的条件都没镇上和城里的房子好，可他和母亲却愿意呆在那里，真是故土难离啊！

我鼓作气将父亲背下楼，仍然感觉轻飘飘的。

父亲啊，我多么希望能一直把您背下去！